

叙利亚危机出现新一轮角力

□本报观察员 赵恩霆



素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温度计”之称的开城工业园区,终因朝韩双方的互不相让而走向关门的境地。持续数月之久的新一轮朝鲜半岛危机阴云,在这个迟来的春天恐难消散;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把波士顿爆炸案二号嫌犯焦哈尔移至监狱关押,并且从他口中得知纽约时报广场是下一个目标的噩梦。

正当全球目光被亚太地区的动荡所吸引时,千万不要忘记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叙利亚危机,这里出现了些许新的动向。

早在4月17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胜利是叙利亚唯一的选择”。如果没有政府军在战场上的捷报,巴沙尔是不会如此掷地有声地言及胜利的。让他底气十足的捷报,是政府军在大马士革附近及伊德利卜、霍姆斯、哈马等城市的战事取得进展,既在反对派武装势力较强的北部地区有所斩获,又打通了首都与南部德拉省的通道。可以说,在朝鲜半岛危机爆发的这几个月,叙利亚政府军利用外界视线被暂时转移的时机,通过攻势缓解了去年一段时期内首都大马士革的焦灼战事。

巴沙尔谈及胜利一周后,政府军又攻下了首都东面的战略要地奥泰巴镇,切断了反对派武装向大马士革运送武器的关键通道,并打开了攻打反对派占领的重镇古塔的通道。或许正因为政府军利用国际视线被转移的机会大举进攻,才会出现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马士革等地频发的炸弹袭击事件,恰恰证明了在首都等关键地区,失去外界足够关注和支持的反对派武装阵地失守,转而采用制造爆炸袭击等战斗形式。

叙政府军近期在叙黎边境地区取得战果,使得靠近该地区的大马士革与政府支持者居多的沿海地区得以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反对派内部混乱依旧,旗下的各路武装之间仍旧因为意识形态和争夺权力而不断出现分化。一方是愈

发愈紧的拳头,一方是争权夺势的散沙,叙利亚局势似乎正朝着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

但这种不甚明朗的趋势被美英有关叙政府军“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言论打断。长期以来,化学武器一直是美国如何对待叙利亚局势的一条“红线”。虽然当前美国的表态仍很谨慎,但联想到当年美国借口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显现颓势时,美英再度拿化学武器问题敲打叙利亚,除了以潜在的军事干预施压于叙政府,更多地是在为反对派武装博得同情和支持。

此前的4月20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美国直接向叙反对派援助1.23亿美元的非法非

性武器。从以前的非作战用途物资援助到非杀伤性武器援助,美国发现叙反对派武装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扶植起来,同时还面临着反对派武装与“基地”等恐怖组织混为一体的风险。

实际上,美国还是在通过砸钱的方式隔岸观望,即便未来巴沙尔平定了国内局势,美叙关系也会像危机前那样坏不到哪儿去;由于危机持续两年多未见转机,其他支持叙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则越发地不敢冒进,它们担心反对派武装啃不下巴沙尔政权这个硬骨头,如果日后巴沙尔平定了局势,这些阿拉伯国家还是要回过头来思考如何与其相处。看来,巴沙尔总统只有靠实打实地推进战场优势,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有效途径。

(上接B05版)

四种除“鬼”方案 迄今无果

迄今为止,日本国内有关靖国神社问题共有四种处置方案。

一是“国家护持”。1956年,部分自民党议员组织了“遗族议员协议会”,致力于实现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立法活动。所谓“国家护持”,就是由国家而不是宗教团体决定战死者名单,以国费承办神社慰灵活动,天皇和首相等可无障碍正式参拜。1974年,自民党依仗席位优势,在众议院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但因未获参议院通过而成废案。

二是“分祀”。1986年,中曾根率先提出这一构想。2006年8月5日,甚至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也表示,赞同将靖国神社改造成非宗教、由国家管理的独立法人,将14名甲级战犯迁移出去分别祭奠的主张。日本遗族会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等是“分祀”的支持者。

三是新建战死者悼念场所。该设想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于2002年正式提出,自民党前副总理山崎拓等人也是该方案的积极推进者。

四是扩建“国立千鸟渊阵亡者墓苑”。该墓苑距靖国神社仅数百米,安置着35万多名海外战场阵亡官兵的遗骨。时任自民党调会长的中川秀直在2006年最先正式提出这一建议,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在当年8月10日发行的《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主张。

不过,“分祀”遭到靖国神社方面强烈反对。2005年6月4日,日本共同社就“分祀”进行问卷调查。当天靖国神社即发表声明,称“日本国会已于1953年一致通过了‘不存在战犯’的决议,而且根据对国内法的修订,战犯与普通战争死难者得到了同等的待遇”。

“新建”方案迄今未果。2005年6月25日和26日,《朝日新闻》就新建战死者悼念场所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舆论调查,受访者中,42%赞成,34%反对。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新建悼念场所是因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其他国家反对而做出的被动决定,不是日本国民的主动要求,那将导致日本外交陷于被动。这种逻辑近乎荒唐。如果靖国神社问题不解决,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外交何谈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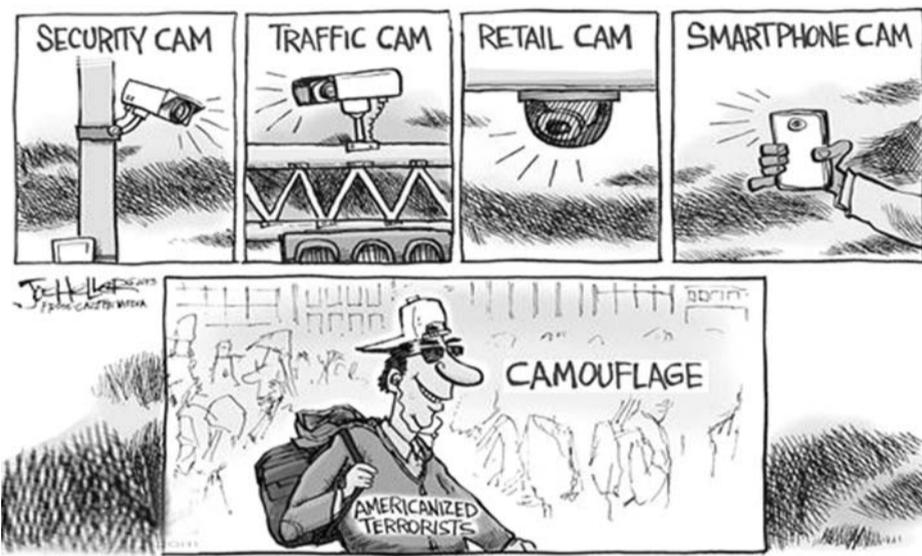
安倍声称参拜靖国神社是“守护基于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荣耀”,显然不仅无意解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且对中国“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的忠告置若罔闻。如此和中国逆向而行,必然导致国民互信缺失,使战略互惠、经贸互利无法实现。须知中日关系历史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侵略张目,不是“守护国家荣耀”。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WORLD 图说世界

伪装

漫画上方从左至右依次为监控摄像头、交通摄像头、商店摄像头、智能手机摄像头。下面是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焦哈尔,他身上写着“美国化了的恐怖分子”,他右边的英文是“伪装”。在各种监控手段面前,外表与普通美国人无异的恐怖分子可以轻易蒙混过关,威胁美国的安全。(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网站)



观点评

《人民日报》海外版:

偏狭民族主义显示日本弱态

政治分析学者用“新民族主义”一词来区隔日本政府之前的民族主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民族主义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家极力煽动的结果,那么所谓的“新”就在于此次偏狭民族主义是部分政治家、媒体、部分学者和多数国民的大合唱。

供奉着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是日本与其他邻国的一个敏感地带。明知不可而为之,如此“强硬”举措确实能

给人一种印象:日本足够强大,不会对别国的抗议言听计从。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日本只能依靠强硬来掩盖自己的“虚弱”。

点评:世界经济大国却没有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持续20多年的经济低迷,使得日本看不惯也受不了中国等邻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壮大。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岂能靠掩耳盗铃式的“拜鬼”得到真正改善?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意大利的莱塔时刻

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选择莱塔来打破政治僵局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中左翼的民主党前副书记,莱塔在党内属于天主教温和派。他以善于弥合分歧而著称,这一特点有助于他与贝卢斯科尼建立合作、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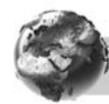
如果莱塔成功完成组阁这一首要任务,他接下来应该首先推行政治改革,而不是调整经济政策。诚然,在经历二十年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之

后,意大利现在需要增长。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经济改革。但这种理想条件并不具备,莱塔应该致力于达成新的政治和解,为实施重大经济改革铺平道路。

点评:希望87岁时连任总统的纳波利塔诺先生这次的选择是有效的。想必意大利乃至欧盟的政治家和民众也期待着莱塔这位“政坛黑马”能够让深陷泥沼的意大利政治拔出一条腿来。

奥朗德访华,法兰西又一次东方寻梦

□本报观察员 王昱



世界观

4月2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中国。据报道,奥朗德此次访问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商业代表团,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贸易而不是地缘政治。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交往史上,中法关系是个十分有趣的异数。两国犹如一对情侣,彼此一见钟情,却每每因阴差阳错而失之交臂,互相错过了本可共同发展的机遇。

一提到近代中法之间首次邂逅,很多人本能地就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上想。其实鲜为人知的是,最初叩开中国大门的法国并非如此的面目狰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派特使

前往中国,提了三项要求:互派公使,签订中法盟约;派遣科学家做中国皇帝的顾问;邀请中国派学生去法国深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三点无论哪一条都明显是在向中国示好。法国这样热情地上门“求交往”其实也是迫不得已,自从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被英国狠狠地修理一顿之后,法国人认识到,在海军上自己实在玩不过“人人都是水手”的英国。可怎么在这个表面百分之七十都是海的地球上和船坚炮利的英国较劲呢?很简单,去欧洲以外找朋友。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一眼就瞄上了中国。同为大陆国家,又刚与英国结仇,再加上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美丽传说”,中法简直是天然的朋友。可惜的是,那时的清政府即便挨了打也搞

不清国际形势,面对找上门来的法国人,还以为是要来进贡的番邦,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自那以后,中国开始了充满屈辱的近代史。不过法国那边,在西方俱乐部里混得也不甚美妙。法国是一个怀有大国梦想的国家,但西方俱乐部里切蛋糕的却从来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这种尴尬的处境让法国一直被讥笑为“拿着二等机票却想坐头等舱”的国家,于是到了戴高乐上台的时代,到东方找朋友又被提上了议程。据说,戴高乐本人像路易十四一样对中国充满幻想,称赞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当然,作为政治家的戴高乐,之所以急切地想与中国建交,并非是由于个人情感的喜好。当时的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不受美苏等大国左右、坚持独立自

主原则的国家,法国当时重新捡起的“东方梦”,其实是“大国梦”、“独立梦”。

吊诡的是,正如戴高乐最终推动了中法建交却没有如愿完成中国之行一样,中法之后的关系,总是亲密与摩擦相伴。也许,国家的交往有时就像人的交往一样,仅有交往的动机和互相钦慕的想法是不够的,双方还要对脾气。作为欧亚大陆两端的国家,中法从熟悉到深交,显然需要足够的磨合期。

“老友旧交不生锈”,习近平用这句法国谚语形容中法关系的深厚历史积淀,奥朗德总统也曾提出重做“法国梦”。要使梦想成真,恐怕首先还得拆掉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互相之间求同存异,方能开启共同的未来。